

月光城·文学

责编 程建华 E-mail:158050557@qq.com

2025年1月2日 星期四

安庆晚报

梦里的纸是桑皮纸，梦里的纸山通常都是在小河边。

三两间土坯的瓦房，黑色的瓦片，低矮的屋檐，墙壁历经烟火的熏燎，便显出满目的沧桑——那便是制造桑皮纸的手工作坊了。材料也是山上长的，叫作桑葚树。每年惊蛰后，清明节前，纸农们砍下桑葚树皮，迅速地剥掉那桑葚树皮。出青、晒干、切选、浸泡、蒸煮、中选、腌料、洗涤、踏揉、再洗涤、精选、舂料、压平、踏料、下槽、抄纸、湿压、牵纸、晾晒、收边、叠纸……

他们把这样造出来的纸，叫作桑皮纸。

而现在，面前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与温馨……在这个离我的家乡一千多里地的浙江温州瓯海，在瓯海这个名叫“泽雅”的纸山，我竟看到了一样有着三两间盖着黑色小瓦的老屋，一样低矮的屋檐……水坝、水渠，一样有着散落的几处水堆、纸槽、腌塘、烟囱……当然，这里还保留着完整的古法造纸技艺，有着中国古代造纸术活化石之称的造纸作坊。此刻，我见一位女人正在纸槽捞纸，她弯着腰，一起一伏，虔诚的姿态像是拜望大地。

青山似黛，纸山如梦。有那么一刹那，我感觉家乡的纸山在眼前尖锐地浮出。

仿佛，我就看见了纸农们将桑树皮轻轻剥下，在场地上晒干，然后将晒干的树皮取出来，用清水进行一段时间的浸泡，再捞出后用沸水进行蒸煮。他们用一个白昼煮烂后，将桑树皮放置在打浆池内捣洗……那捣洗的声音宛若闷雷，纸农们的动作美如舞蹈。开始舂料了，纸农们将这动作留给他们的家人。女人们很有节奏地舂着。不一会儿，石碓上就出现了一层雪白雪白的棉絮状，仿佛时间老人不停咀嚼的唾液。纸槽边，纸农们开始用细如毛发的竹丝编织成的纸帘轻轻抄着，动作亦如舞蹈。再看那纸帘，透明如水，肉眼什么也看不见，但掀起来分明就有一张张的纸。白如雪、抖似绸、薄如翼似的纸立即飞翔在纸农们的眼里，也在明媚的阳光下让人眼睛一亮。

这个地方叫泽雅，泽雅原名本为“泽下”或“寨下”。泽雅山高路远，地势峻峭，峰峦层叠，奇峰透

迤，自古就是“桑榆庵树”。不仅如此，这里独有的湿润空气，充沛的雨水，一山的溪流潺潺，使满山长满了翠竹绿树……泽雅的先民身守茂林修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不仅用稻草、山棉皮、构皮、桑皮造纸，更多的就是用这嫩毛竹、水竹造纸。在我们身后建筑的“传统造纸专题展示馆”里，就形象地叙说了这座纸山的前世今生。

历史上自五代起，这里就造出了著名的鬲纸、皮纸、竹纸（屏纸）。刘宋郑缉之的《永嘉郡记》说“亦可十纸”“以麻独享石”，宋代《三柳轩杂记》载曰：“温州作鬲纸，洁白坚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最多，此当为第一。”明朝初年就开有纸局，明人《岐海琐谈》里说：“温州作鬲纸，洁白紧滑，大略类高丽纸。吴越钱氏时，供此纸鬲其赋，故名。”因此留下了大量的造纸技艺遗存。后来有一段时间，据说这里从事造纸的纸农就有十万之众，似乎远远大于我家乡书画纸、扎钞纸、引药纸等系列纸生产规模。

“山水泽雅，千年纸山。”说这里是纸的故乡也算是一种实至名归吧。

纸农们说，泽雅造纸历史比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记载的还早，俗话“片纸不易得，操作七十二”，他们说造纸有七十二道工序。用竹造纸一般要经过竹、料、刷、浆五个环节。竹即斫竹，就是在山上砍下竹子，剔枝除叶，将竹竿砍成一米左右长。料称“做料”，便是将砍下来的竹竿锤裂，晒掉水分后扎捆，俗称“刷”。而“刷”又分为“腌刷”“煨刷”“洗刷”“捣刷”好多工艺。简单地说，就是将竹子先放在水塘里浸泡、压腐，然后用猛火煮一番，再取出在水里冲洗干净，然后利用水力驱动的水碓将之捣成絮状的纸绒。如此者三，可谓是“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关于水碓，这里有一块《唐宅路下水碓碑刻》，碑文就详细地记载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泽雅纸农将“股份制”运用到造纸业中，用契约的形式规定合资的农家合理使用水碓的事实。碑曰：“……造水碓一所，坐落本处土名曹碓路下驮潭边。附税完良，当为兴造之日，共承七脚断过，永远不许加脚。不乱随

M

月光城 随笔

梦回纸山

徐迅

人，捣刷不乱粗细，谷到拔启，先捣米，不许之争，争者罚钱一千串吃用，各心允服。”水碓不仅舂米，还用之造纸。水声汨汨，造纸坊里遗存的“四连碓”原汁原味，不是无声，而是有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我没有认真研究我家乡桑皮纸制作工艺，但粗略地知道桑皮纸制作的一些动作，知道我家乡桑皮纸的造纸业远始于汉末，至今快有两千年的历史了。所以家乡人称这样的古法造出的纸又叫“汉皮纸”。这种纸柔嫩耐拉，不断裂，防虫蛀，无毒性，吸水性强——手工桑皮造纸属于千年绝技，当然弥久珍贵。家乡生产桑皮纸从剥树皮到制成品，论时间要历经三个月，复杂程度可想而知。虽然家乡桑皮纸制作是否也有七十二道工序，但二十几道工序还是有的。且每一道工序都丝毫不敢马虎，极为讲究。比如，纸槽里用的水，虽旁边有清清的河水也不用，而用深井的水。当然还用种种所谓的“祖传秘方”。用了那秘方，每张纸才能掀翻自如。只是那种种的秘方，纸农们秘而不宣，因为那是他们全部的手艺和生命。

我们自然无法，也没有必要知晓那些古老的秘密。

如此站在泽雅纸山，恍恍惚惚，我就依稀看见纸农们那劳作的身影：一张张原始的竹子或者树皮，在他们的巧手中，如同变魔术般变成了一张张薄纸。一样的工序，一样的造纸，槽旁的人一茬又一茬地替换着，一个流传千年的造纸技艺得以延续、传承，造纸人脸上的表情永远是幸福的。

只是他们那一双双由于常年在纸浆里浸泡，布满了老茧与裂口，粗糙无比，让人看了都心疼。但手艺手艺，全靠的就是这一双手，这手怎么能不受苦呢？——与那一双双手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面前的一捆捆、一张张的纸，那纸白滑细嫩，柔柔软软，任人随便拽拉，怎么也拉不断。更让人称奇的是，人一松手，那纸就光滑得平复如初，比乡间农人自织的土老布还有弹性，还要结实，还要经久耐用。

或许，这里现在也与

我的家乡一样，造纸的手艺已不再可能成为乡亲们的一种必要的生计——造纸术，作为古老的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发明，早就已经机械与工业化了。纸有千类，千纸千面，造纸的技术也有千种……

在泽雅，当地的一位作家就告诉我，她惊奇地发现抄捞纸工序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就是纸帘。泽雅的纸帘，以精细的毛竹竹丝和蚕丝线编制而成——帘床由木架和竹栅制成，而帘夹又是由木头用毛竹片贴边而成。制作纸帘的工艺非常地精巧。学习制作纸帘需要师傅几年时间的手传口授。由于其制作手艺作为优秀纸农的谋生手段，往往是秘不外传的。但随着机械造纸的发展，这些手工制作的纸帘技术便陷入失传的窘境。

这也是我们经常担心的人类文明的不断失聪？

说起我家乡桑皮纸的造纸技艺，我想，现在之所以能够如此发扬光大，甚至有一定的影响，完全是缘于家乡的桑皮纸参与了几次国家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的善本修缮，以及紫禁城里乾隆皇帝倦勤斋的修复工作。那是一种技艺需要的另一种技艺，一种文明需要的另一种文明使然。文明，本就应该这样相互承认，代代相传的。行走在泽雅“传统造纸专题展示馆”里，就在我心里这样胡思乱想时，我惊喜地看到展示馆里有“安徽潜山桑皮纸”和“倦勤斋”两个大有板块，上面赫然写着：

（潜山）桑皮纸柔嫩度大，吸水性强，无毒，防蛀，主要用于高级包装、制伞及工艺术品制作，是理想的书画用纸之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档案局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对桑皮书画纸进行了鉴定并予以高度评价……

2005年故宫大修时，在全国寻找手工桑皮纸，要求纵拉5000下或横拉3000下均不破损，耐折度起码要达到6000多次，潜山桑皮纸电台终入选，成为倦勤斋修复专用纸。

纸寿千年。泽雅纸山以自己博大宽阔的胸怀接纳和宣扬了我家乡桑皮纸的造纸技艺。站在这一块展板的前面，凝望好久好久，仿佛梦回纸山。